

槐里堂说

张义宏

槐里堂,马金镇霞田村的汪氏宗祠。《开化县文化志》载:“位于霞田村中坐北朝南,共有戏台、大厅、后堂三进,占地面积760平方米。各进间有天井。戏台重檐歇山顶,有藻井,五架拈梁带前卷棚,正面明间曲梁上有‘民国六年’记年。大厅5间,面阔18.2米,五架梁带卷棚后单步,金柱下设八面形石柱础。砖砌墙,硬山顶。门面有鹿衔草等知恩图报之类故事的壁画。2005年3月16日公布为第五批省文物保护单位。”关于槐里堂,有着许多传说和真实的故事。

汪氏迁居霞田,有“槐木又发芽,到霞田奠基”之说。传说霞田始祖汪崧原为猎户,有一年冬天,汪崧从马金江村来此打猎,在休憩时环顾四周,发现霞峰山下的这地方山清水秀,土地肥沃,便萌生迁居于此的想法,并随手将用于打猎的槐树木叉插在雪地里,向天祈祷,如果来年猎叉发芽就举家迁来。第二年春天,汪崧再来此处,那根槐木猎叉果然发芽了,汪崧就举家迁此定居,取名霞田,所造祠堂名槐里堂。至今,霞田人都乐于这种说法。然而,查阅霞山《汪氏宗谱》应是如下情形。

霞田汪氏乃越国公汪华后裔,越国公长子忠惠候十一传至思立公,由旌德新建迁歙州唐模(今黄山市徽州区)又十一传至汪祖圣,于北宋开宝年间(968年-976年)由唐模迁马金江村,又四传绍祖公迁湖山(今湖头村

上),又七传六一公汪崧(字松高),生于南宋淳熙戊戌年(1178年),于庆元乙卯年(1195年)十七岁时赘居霞山,又经三世,到汪崧的曾孙汪陶行(1282年-1342年,字舜臣,号槐里居士)时,正式在霞山村东蓝峰下择地卜居,并命名为霞田,从而开始了汪氏在霞山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。

关于汪崧入赘霞山郑氏的这段历史,霞山汪氏宗谱的谱序里面没有写进去,这是因为清代后期霞山郑汪两大家族曾一度不和,甚至发生过械斗,因而后来的汪氏们就回避先祖入赘郑氏的历史,避免郑氏们更多的口实。然而,在《汪氏宗谱》中,汪崧之孙汪世英为祖父所撰的墓志铭中称:“府君讳崧,无字。少敏悟,慷慨凜如成人,及长有张矢四方之志,赘居霞峰前田郑氏,遂奠基厥址焉。”在“曾九省元汪公墓志”中也提到“崧赘霞峰”的史实。汪崧到霞山郑氏家赘居时,虽郑氏在霞山居住已有143年,但郑氏当时人丁还不是很旺,且大多是读书人,在为数不多的男丁中,有的外出做官,有的经商,家中缺少男劳动力,汪崧赘居郑氏家,就挑起了管理耕种和负责家庭经济管理的重担,事实上郑汪两家就是一家人。汪崧在霞山郑氏家赘居后,经三世,到汪崧的曾孙郑天麒(霞山郑氏第十三世、国子助教)的女婿汪陶行,不甘心长期依附于郑氏家族,毅然决定自立门户,正式奠基霞田。

关于槐里堂的修建年代,

《汪氏宗谱》中由汪舜臣(即汪陶行)亲自在元至元庚辰(1280年)撰写的《槐里堂记》中提到:“乃率先母夫人墓田之侧,去故居二百许步,地不踰五亩,屋不广百椽,堂列图书,圃植桑果,以戊寅岁三月落成而迁居焉。居之里,多古槐,而予以疾发,且老遂自号曰:‘槐里处士’……”由此可见,汪陶行始建于元至正戊寅(1278年)的属墓庐,因汪陶行所居之南多古槐,并自号槐里居士,所建墓庐名槐里堂,后人就称为祠堂,可那时霞田人丁不多,想必那祠堂规模也不会很大。明正德七年(1512年),“饶寇”(江西上饶王浩八农民起义军)侵扰霞山,祠堂毁坏,清嘉靖己亥(1529年)大修,道光壬午年(1822年)通过购买、捐赠的形式扩大了基址,重建了槐里堂,形成了相当于现在的规模。咸丰辛酉年(1861年),太平军到霞田,将槐里堂烧毁大半,光绪庚子年(1900年)的一场大火,又将槐里堂烧成瓦砾之所。第二年家族中按丁敛货,但因当时经济不振,汪氏族中富户不多,收起来的丁货,只能将祠堂作了修复。直到民国丁巳年(1917年),开始再次按丁敛货,对祠堂进行了大修,并历经4年时间完成,形成该文前面提到的规模。

现在霞田的汪氏宗祠槐里堂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、村文化礼堂、村老年人协会活动场所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

红栎枝头鸟儿闹
徐良怀 摄

谚语传家风

胡法泰

上世纪60年代初,家境贫寒。七口之家的一日三餐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只因母亲的“花谚巧语”,日子虽苦却过得开心。因为粮食少,饭煮得很烂,我常常撅起小嘴巴,母亲于是笑着说:“儿子翘个小嘴筒,嘴上挂个毛竹筒。”我听了后破涕为笑,开心地吃起饭来。因为饿而吃得快,母亲接着说“吃饭要凉,睡觉要暖”。当时移至新住地,受条件限制,谷物脱壳用的是石磨、舂臼等工具,米糙、糠多,煮饭也没有现在讲究,一股脑几下锅。我们看在眼里,表情露在脸上,知子莫若母,她便解释说“吃米带点糠,一家大小都安康”。

在我的印象中,那时大凡地里的出产,如苞芦、番薯、大豆、荞麦等,凡是能吃的都送进嘴巴,母亲说“吃粗粮营养全,身体好生病少。”为让家人填饱肚子,母亲采用了“粮食不够,蔬菜来凑”的方法。每当吃萝卜,母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“吃了萝卜块,啥病都不害”。她说,萝卜填胃,消食通畅。即便是萝卜菜叶,经晒制后,也可用来煮米羹。

我们一家老小都喜欢吃面条。五黄六月,麦熟归仓。新麦粉,手擀面,心想这一餐肯定是炒面,掀开锅盖却煮着汤面,母亲就说“吃面多喝汤,肠胃不受伤”,并趁机延伸“饭前多喝汤,不劳医生开药方”。

到了上学的年龄,在母亲的

意识里牢牢地树立着“耕读传家”“忠孝节义”的思想,嘱我“吃饭要细嚼慢咽,学习要深钻细研”,深知“晨不早起误一天,幼不勤学误一生”的道理,让我力争做个“天天到校,不迟到不早退”的好学生。

家距学校有五里地,早出晚归。遇上天气不好,母亲送给我“东虹太阳,西虹雨”“东忽西忽,晒破脑壳”“蚂蚁搬家,天要下雨”的谚语,教我“出门看天气”的方法。

回想起来,当年窘迫生活中,幸好有母亲的谚语。

进了校门,当了一名老师。母亲让我把大门上“世间千百年旧家无非积德,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”的对联记在心里。她

刘基与开化青蛭

林圣艳

相传元至正二十三年(公元1363年)4月,陈友谅率领大军向朱元璋的领地洪都发起了进攻,转眼到了7月,洪都这场攻守的拉锯战一共打了85天。等到朱元璋的水师进军到鄱阳湖康郎山的时候,陈友谅已经列巨舰迎在那里了。于是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。陈友谅战舰巨大,朱元璋的战舰较小,以致朱元璋屡攻不下,心中十分恼怒,气急攻心,口腔上火,赤目疼痛,原本易怒的脾气更火爆了。将士们也相继染上了“红眼病”,加上日久乏粮,体力不支,损兵折将,已成败势。于是不得不率部队自鄱阳湖溯流而上进入乐安江,经海口沿苏庄溪至富户及古田山一带休养生息。

朱元璋部队在富户村休整了几日,将士们的“红眼病”未能得到控制,一个个也满口生疮,疼痛难忍。一天,刘伯温来到朱元璋暂住的云台寺,欲与其商议战事,却见其身体不适,连一口稀粥都难以下咽,这下可把他急坏了,该如何是好?他边思边想,不知不觉行至一茅屋前,只见一老翁,独坐屋外,喝着老酒,吃着小菜,恍若世外无人,见其如此悠闲,禁不住移步向前一揖曰:“敢问老先生,你吃的是何等美味佳肴,竟如此般享受?”老翁酌了一口酒,慢悠悠地抬头看一眼伯温,只见来者眉目慈善,绝非一般人物。在得知来者便是随同朱元璋征战的刘伯温时,更是不胜敬慕,搬出小凳,摆上碗筷,斟上老酒,邀其一同品尝。说来也奇怪,老翁桌上除了一壶酒,一盘菜,便无其他,他却吃得津津有味。老翁见伯温心中有疑,便哈哈大笑起来,告之曰:“这道菜叫青螺碧玉。别看它体黑细长,貌不惊人,它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”

见伯温一脸惊疑之状,老翁忙笑着解释说:几年前,村里来了一群强盗,烧杀抢掠,无所不做,村民们都闻风丧胆,逃之夭夭,而我年岁已高,也不想离开,便留了下来守护家园,听天由命。那日,正坐在

屋前喝老酒,吃青蛭,强盗来了,见我泰然自若,一副享受美味的样子,不由地坐了下来抢了我的老酒和青蛭,边喝边吃起来,吮一只青螺,喝一口酒,不一会,酒干螺尽,禁不住大喊道:“妙不可言,妙不可言!”临时时,还笑着说:“下次有此美食,别忘记叫我。”于是,便有了后人“青蛭沽老酒,强盗来了也不走”的笑谈。刘伯温听后,赶紧拿起筷子将一颗青蛭送入口中,品尝了起来,由于从未吃过青蛭,不知如何吸食,只能吸食其汤汁却也感觉美味极了。老翁见其样子,又大笑了起来,便教他如何吸食,只见老翁用手拿住青蛭,唇齿之间,轻轻一嘬,螺肉应声入口,再配上一口老酒,那美味,简直是极致了。聪明的刘伯温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吸食。畅饮中,刘伯温仔细端详了眼前的老翁,只见他鹤发银须,两眼神采奕奕,面色红润,精神气倍足,便试问他高寿,老翁笑呵呵地说,已是八十有二了。刘伯温又问,平日里又是吃什么养生的。老翁答曰,贫苦农家,粗茶淡饭而已,不过,只要有青蛭的季节,几乎天天都吃它,我想我能活到这岁数还这么健硕,这与青蛭是分不开的。

几杯酒下肚,两人相谈甚欢,刘伯温便把心中的焦虑向老翁说起,老翁说这还不容易,赶紧去河里捡些去,直接用清水炖,喝其清汤便便有清热消炎明目之功效。刘伯温大喜,告辞了老翁赶紧回到云台寺,吩咐将士们立刻下河去捡,夏末时节正是青蛭高产的季节,没一会,便捡了好几大盆,他们也不顾剪去青蛭尾,便下锅煮了一大锅清汤,加了些许食盐,咕噜着大口喝了起来。青蛭汤呈青绿色,汤味微苦,但味道却极鲜,天气炎热,将士们只当喝汤来消暑。说来也神奇,不过两日,将士们的“红眼病”便逐渐消退了。朱元璋喝了汤后,口腔上火也退了,精神抖擞,心情大好。不待几日,部队调整好后,沿着苏庄溪,经乐安江,重回鄱阳湖,一举打败了陈友谅,大获全胜。

不做没得吃”的话,我不敢懈怠,继续着我的灯下工作。

常动笔,不负我。思路活跃起来,灵感顿生。就地取材,搜捕校园生活的“火花”,汇集点点滴滴的亮点。把“小事”手稿寄往报社,有些居然成了铅字。攥着自己的“豆腐干”,去表率一把,或自赏自娱,美着呢。

那一年成家了,母亲依旧谆谆教导:“吃不穷,穿不穷,不会打算一辈子穷。”

岁月匆匆,“一生节俭,半世勤劳”的母亲已离我而去,但她的教诲却留在我心里,成为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。我将接过母亲的“精神教鞭”,与后辈共享精神财富。